



紅樓夢卷七十一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鴛鴦女無意遇鴛鴦

話說賈母處兩個丫頭匆忙上來我寶玉口裡說道二爺快

跟着我們走罷老爺家來了寶玉聽了又喜又愁只得忙上換

了衣服前來請安賈政正在賈母房中連衣服未換着見寶玉

進來請安心中自是歡喜却又有些傷感之意又敘了些任上

的事情賈母便說你也乏了歇去罷賈政忙站起來答着答

應了個是又略站着說了幾句話纔退出來寶玉等他都跟過

來賈政自然問上他的工課也就散了原來賈政回身襲命因

是學差故不敢先到家中珍璉寶玉頭一天便迎出一站去接

見了賈政先請了賈母的安便命都回家伺候次日面聖請事
完畢纔回家却又蒙恩賜假一月在家歇息因年景漸老事事
身衰又近因在外幾年骨肉離異今得宴飲復聚自覺喜幸不
盡一應大小事務一槩亦付之度外只是看書閱子便與清客
們下棋吃酒或日間在裡邊母子夫妻共叙天倫之樂因今歲
八月初三日乃賈母八旬大慶又因親友全來恐筵宴排設不
開便早回賈赦及賈璉等商議七定于七月二十八日起至八
月初五日止榮寧兩處齊開筵宴榮國府中並請官客寧國府
中並請黨客大觀園中收拾出綵綳閣並嘉陰堂等幾處大地
方來做退居二十八日請皇親駙馬王公諸王郡主王孫公主

國君太君夫人等二十九日便是關府督鎮及誥命等二十日
便是諸官長及誥命並遠近親友及堂客初一日是賈赦的家
宴初二日是賈政初三日是賈政賈璉初四日是賈府中合族
長幼大小共宴家宴初五日是賴大林的孝等家下管事人等
共奏一日自七月上旬送壽禮者便絡繹不絕禮部奉有欽賜
金玉如意一柄彩緞四端金玉杯各四件帑銀五百兩元春又
命大監選出金壽星一尊沉香拐一支茄楠珠一串福壽香一
盒金錠一對銀錠四對彩緞十二疋玉盃四隻餘者自親王府
馬以及大小文武官員家凡所求往者莫不有禮不能勝記堂
屋內設下大檀案鋪了紅毡將凡有精細之物都擺上請賈母

過目先一二日還高興過來晴上後來煩了也不過目只說叫
鳳了頭收了改日悶了再晴至二十八日兩府中俱懸燈結彩
屏開鸞鳳褥設芙蓉笙簫鼓樂之音通衢巷弄府中本日只
有北靜王南安郡王永昌駙馬樂善郡王並幾位世交公侯蔭
襲榮府中南安王太妃北靜王妃並世交公侯誥命賈母等皆
是接品大粧迎接大家廝見先請至大觀園內嘉慶堂茶畢更
衣方出至榮慶堂上拜壽入席大家謝過半日方纔入座上面
兩席是南扎王妃下面依序便是眾公侯命婦左邊下手一席
陪客是錦鄉侯誥命與臨昌伯誥命右邊下手方是賈母主位
邢夫人王夫人帶領尤氏鳳姐並族中幾個媳婦兩溜雁翅站

在賈母身後侍立林之孝顏大家的帶領眾媳婦都在竹簾外
面伺候上菜上酒周瑞家的帶領幾個丫頭在圍屏後伺候呼
喚凡跟來的人早又有人款待別處丟了一時添了塢臺下一
色十二個未留髮的小丫頭都是小廝打扮垂手伺候須臾一
個捧了戲車至階下先遞與回事的媳婦這媳婦接了纔遞與
林之孝家的林之孝家的用小茶盤托上按身入簾來通與尤
氏的侍妾配鳳配鳳接了纔奉與尤氏尤氏托着走至上席南
安王妃謙讓了一回點了一齣吉慶戲又然後又讓北靜王妃
也點了一齣眾人又讓了一回命隨便揀好的唱罷少時時菜
已四獻湯姑一道跟來各家的放了賞大家更衣復入園來

另獻好茶南安太妃因問寶玉賈母笑道今日幾處廟裡念保
安延壽經他跪經去了又問眾小姐們賈母笑道他們姊妹們
病的病弱的弱見人膈膜所以叫他們給我看屋子去了有的
是小戲子傳了一班在那邊廳上陪着他姨娘家姊妹們也看
戲呢南安太妃笑道既這樣叫人請來賈母回頭命了鳳姐兒
去把史薛林四位小姐帶來再只叫你三妹七陪着來罷鳳姐
答應了來至賈母這邊只見他姊妹們正吃東西看戲寶玉也
總從廟裡跪經回來鳳姐說了寶釵姊妹與黛玉湘雲五人來
至園中見了大衆俱請安問好內中也有見過的還有一兩家
不曾見過的都齊聲誇讚不絕其中湘雲最熟南安太妃因笑

道你在這裡聽見我來了還不出來還等請去我明兒和你叔
叔美賬因一手拉着探春一手拉着寶釵問十幾感了又連聲
誇讚因又鬆了他兩個又拉着黛玉寶琴也看賈母細看極誇一
回又笑道都是好的不知叫我誇那一個的是早有人將備用
禮物打點出幾分來金玉戒指各五個麝香珠五串南安太妃
笑道你姊妹們別笑話留着賞了頭們罷五人忙拜謝過北靜
王妃也有五樣禮物餘者不必細說吃了茶園中略進了一盞
賈母等因又讓入席南安太妃便告辭說身上不快今日若不
來實在便不得因此恕我竟先要告別了賈母等聽說也不便
強留大家又謙了一回送至園門坐轎而去接着北靜王妃略

坐了一坐也就告辭了餘者也有終席的也有不終席的賈母
勞乏了一日次日便不見人一應却是邢夫人款待有那些世
家子弟拜壽的只到廳上行禮賈政賈珍還禮看待至家
府巫席不在話下這幾日尤氏晚間也不回那府去白日間待
客晚間陪賈母頑笑又聽着鳳姐料理出入大小器皿以及收
放禮物晚間在園內李氏房中歇宿這日晚間伏侍過賈母晚
飯後因說你們也乏了我也乏了早些弄一點子吃了歇去
明兒還要起早呢尤氏答應看退了出去來到鳳姐兒房裡來
吃飯鳳姐兒在樓上看着人收送來的圍屏呢只有平兒在房
裡與鳳姐查衣服尤氏想起二姐兒在時多承平兒照顧便點

着頭兒說道好了頭你這樣好心火兒難爲你在這裡熬平兒
把眼圈一紅等別的話岔過去尤氏因笑問道你們奶兒吃了
飯了沒有平兒笑道吃飯豈不請奶兒去的尤氏笑道既這樣
我別處找吃的去罷餓的我受不得了說着就走平兒忙笑道
奶兒請回來這裡有點心且點補些兒回來再吃飯尤氏笑道
你們忙得這樣我困裡和他姊妹開去一面說一面就走平兒
留不住只得罷了且說尤氏一逕來到廚中只見廚中正門與
各處角門仍未關好猶吊着各色彩燈因回頭命小丫頭叫該
班的女人那丫頭走入班房中竟沒一個人影回來回了尤氏
尤氏便命傳管家的女人這丫頭應了便出去到二門外鹿頂

因乃是管事的女人議事取齊之所到了這裡只有兩個婆子
分菓菜吃因問那一位管事的女人在這裡東廚裡的奶上立
等一位奶上有話吩咐這兩個婆子只顧分菓菜又聽見是東
廚裡的奶上不大在心上因就回說管家奶上們總散了小兒
頭道既散了你們家裡傳他去婆子道我們只管看屋子不管
傳人姑娘要傳人再派傳人的去小兒頭聽了道傻道這可反
了怎麼你們不傳去你與新來的怎麼哄起我來了素日你們
不傳誰傳去這會子打聽了體已信見或是賞了那位管家奶
上的東西你們爭着狗頭屁股兒的傳去了不知誰是誰說
二奶上要傳你們可也這話回這婆子一則吃了酒二則被信

了頭搗著疼痛便羞惱成怒因回口道扯你的臊我們的事
傳不傳不與你相干你未曾搗挑我們你想上你那老孀在
那邊管家爺們跟前比我們還更會溜呢各門各戶的你有本
事排揎你們那邊的人去我們這邊你離着遠遠些泥了頭聽
了氣白了臉因說道好上這話說得好一向轉身進來回話尤
氏已早進園來因遇見了襲人寶琴湘雲三人同着地藏庵的
兩個姑子正說故事頑笑尤氏因說餓了先到怡紅院襲人粧
了幾樣葷素點心出來與尤氏吃那小丫頭手一遞我了來氣
狠上的把方纔的話都說了出來尤氏聽了冷笑道這是兩個
什麼人兩個姑子笑推道了頭道你這姑娘好氣性大那糊塗

老娘七們的話你也不該來回總是借們奶七萬金之體勞乏了幾日黃湯辣水沒吃脩們只有哄他歡喜的說這些話做什麼襲人也忙笑拉他出去說好妹子你且出去歇上我打發人叫他們去尤氏道你不要叫人你去就叫這兩個婆子來到那邊把他們家的鳳姐叫來襲人笑道我請去尤氏笑道偏不要你兩個奶子忙立起身來笑說奶七素日寬洪大量今日老屈宗千秋奶七生氣豈不惹人議論寶琴湘雲二人也都笑勸尤氏道不爲老太太的千秋我一定不依且放着就是了說話之間襲人早又遣了一個丫頭去到園門外我人可巧遇見周瑞家的這丫頭子就把這話告訴他了周瑞家的雖不官事因

化素日仗着王夫人的陪房原有些體面心性乖滑專借各處欺勸討好所以各房主人都喜歡他七今日聽了這話忙跑入怡紅院一面飛走一面說可了不得氣壞了奶七了偏我不在跟前且打他們幾個耳刮子再等過了這幾天弄賬尤氏見了他也便笑道周姐七你來有個理你說上這早晚園門還大開着明燈燭燭出人的入又雜倘有不防的事如何使得因此叫該班的人吹燈閉門誰知一個人牙兒也沒有周瑞家的道這還了得前兒二奶七還吩咐過的今兒就沒了人過了這幾日必要打幾個纏好尤氏又說小了頭子的話周瑞家的說奶七不要在氣等過了事我告訴管事的打他個臭死只問他們誰

說各門各戶的話我已經叫他們吹燈關門呢奶也別生氣了正亂着只見鳳姐見打發人來請吃飯尤氏道我也不餓了纔吃了幾個餚上請你奶也自己吃罷一時周瑞家的出去便把方纒之事回了鳳姐鳳姐便命將兩個的名字記上了等過了幾日罷了送到那府裏去大娘子開發或是打或是鬧恩隨他就完了什麼大事周瑞家的聽了巴不得一聲響音因與這幾個人不睦出來了便命一個小廝到林之孝家去傳鳳姐的話立刻叫林之孝家的進來見大奶也一面又傳人立刻翻起這兩個婆子來交到馬圈裡派人看守林之孝家的不知甚麼事忙坐車進來先見鳳姐至二門上傳進話去了頭們出來

說奶上纒歇下了太奶也在園內叫大娘見上大奶也就見了林之孝家的只得進園來到稻香村了環們回進去尤氏聽了反過不去忙喚進他來因笑向他道我不過爲此人我不着因問你上既去了也不是什麼大事誰又把你叫進來倒要你自己跑一轉不大的事已經擱過手了林之孝家的也笑河道二奶上打發人傳我說奶上有話吩咐尤氏道大約周姐上說的你家去歇着罷沒有什麼大事李紈又要說原故尤氏反攔住了林之孝家的見如此只得便回身出園去可巧遇見趙姨娘因笑說要約上我得瘦了這會子還不家去歇上跑什麼林之孝家的便笑說何曾不家去如此這般進來了趙姨娘便說這事

也值一個屁開恩呢就不理論心窄些見也不過打幾下就完了也值得叫你進來你快歇去我也不留你吃茶呢說畢林之孝家的出來到了側門前就有總兩個婆子的女兒上來哭着求情林之孝家的笑道你這孩子好糊塗誰叫他好喝酒混說話惹出事來連我也不知道二奶上打發人細他連我還有不是呢我替誰討情去這兩個小了頭子總七八歲原不識事只管啼哭來告纏的林之孝家的沒法因說道糊塗東西你放着明路不去求却纏我來你姐上現給了那邊太太休作陪房費大娘的兒子你過去告訴你姐上叫親家娘和太太一說什麼完不了的一語提醒了這一個那一個還來林之孝家的陪

道糊塗攔的他過去一說自然都完了沒有單放他媽又打他媽的禮說畢上車去了這一個小了頭子果然過來告訴了他姐上和費婆子說了這費婆子原是個不大安靜的便隔牆大罵一陣便走來求邢夫人說他親家與大奶上的小了頭白開兩句話周瑞家的挑唆了二奶上現細在馬圈裡等過兩日還要打呢求太上和二奶上說聲饒他一次罷邢夫人自為要寫書討了沒意思賈母冷淡了他且前日南安太太來賈母又單令探春出來自己心內早已忿忿又有在側一千小人心內嫉妬挾怨鳳姐便調唆得邢夫人着實憎惡鳳姐如今又聽了如此一篇話也不說長短至次日一早見過賈母衆族人到齊

開戲賈母高興又今日都是自己族中子侄輩只便粧出來堂
上受禮當由獨設一榻引枕靠背脚踏俱全自己歪在榻上榻
之前後左右皆是一色的一張發寶釵寶瑟玉湘雲迎春探
春惜春姊妹等圍繞因賈璉之母也帶了女兒喜世賈璉之母
也帶了女兒四姐兒還有幾房的孫女大小共有二十來個賈
母獨見喜世為四姐兒生得又好說話行事與眾不同心中歡喜
便叫他兩個也坐在榻前寶玉却在榻上與賈母搥腿首席便
是薛姨娘下邊兩溜順着房頭輩數下去簾外兩廊都是族中
男客也依次而坐先是那女客一起一起行禮後是男客行禮
賈母歪在榻上只命人說免了罷然後賴天後帶領眾家人從

儀門直跑至大廳上磕頭禮畢又是眾家下媳婦然後各房丫
頭足鬧了兩三頓飯時後又抬了許多雀籠來在那當廳中放
了生寶燕等焚過天地壽星紙方開戲飲酒直到散了中台賈
母方進來歇息命他們取便因命鳳姐留下喜世四姐兒在頑
兩日再去鳳姐兒出來便和他母親說他兩個母親素日承鳳
姐的照顧愿意在園內頑笑至晚便不回去了邢夫人直至晚
間散時當着眾人陪笑和鳳姐求情說我昨日晚上聽見二奶
上生氣打發問管家的娘子細了兩個老婆子可也不知犯了
什麼罪誦理我不該討情我想老太太上好日子發狠的還要捨
錢捨米周貧濟老貧門先倒磨折起老人家來了便不看我的

臉權且看老太太暫且寬放了他們罷說畢上車去了鳳姐聽了這話又當着眾人又羞又氣一時我尋不着頭腦逼得臉紫脹回頭向賴大家的等冷笑道這是那裡的話昨兒因為這裡的人得罪了那府的大嫂子我怕大嫂子多心所以儘護他發放並不爲得罪了我這又是誰的耳報神這快王夫人因問爲什麼事鳳姐兒笑將昨日的事說了尤氏也笑道連我並不知道你原也太多事了鳳姐兒道我爲你臉上過不去所以等 you 開發不過是個禮就如我在那裡有人得罪了我你自然送了來儘我現他是在什麼好奴才到底錯不過這個禮去這又不知誰過去送的獻勤兒這也當作一件事情去說王夫人道

你太七說得是就是珍阿哥媳婦也不是外人也不用這些虛禮老太太的千秋要緊放了他們爲是說着回頭便命人去放了那兩個婆子鳳姐由不得越想越氣越愧不覺的一陣心灰落下淚來因賭氣回房哭泣又不使人知覺偏是賈母打發了琥珀來叫立等說話琥珀見了詫異道好七的這是什麼原故那裡立等你唬鳳姐聽了忙擦乾了淚洗面另施了脂粉方同琥珀過來賈母因問道前兒這些人家送禮來的共有幾家有圍屏鳳姐兒道共有十六家有十二架大的四架小的炕屏內中只有甄家一架大屏十二扇大紅緞子刻絲滿床笏一面泥金百壽圖的是頭等還有粵將海將軍家一架玻璃的還罷罷

了賈母道既這樣這兩架別動好生鬧着我要送人的鳳姐兒
答應了鴛鴦忽過來向鳳姐兒臉上細瞧引得賈母問說你不
認得他只管瞧什麼鴛鴦笑道我看他的眼腫上的所以我吃
異賈母便叫近來也細看着鳳姐笑道纔覺的發癢揉腫了些
鴛鴦笑道別又是受了誰的氣了罷鳳姐笑道誰敢給我氣受
便受了氣老太太好日子我也不敢哭的賈母道正是呢我正
要吃飯你在這裡打發我吃剩下的你和珍兒媳婦吃了你兩
個在這裡帮着兩個師父替我揀佛頭兒你們也積上壽星兒
你姊妹們和寶玉都揀了如今也叫你們揀上別說我偏心說
話時先擺上一桌素的來兩個姑子吃然後擺上葷的賈母所

畢指出外間九氏鳳姐二人正吃着賈母又叫把壽星四姨兒
二人叫來跟他二人吃畢沈了手點上香捧上一升且于來兩
個姑子先念了佛偈然後一個一個的揀在一個篋籠內明日
煮熟了命人在十字街結壽緣賈母不著聽兩個姑子說些因
果鴛鴦早已聽見琥珀說鳳姐哭之一事又和平兒前打聽得
原故曉得人散時便回說二奶上還是哭的那邊太太上當着
人給二奶上沒臉賈母因問為什麼原故鴛鴦便將原故說了
賈母道這適是原了頭知禮處難道為我的生日由着奴才們
把一族中的主子都得罪了也不管罷這是太太上素日沒好
氣不敢發作所以今兒拿着這個作法明是當着眾人給鳳姐

見沒臉罷了正說着只見寶琴來了也就不說了賈母忽想起
留下的喜姐兒四姐兒叫人吩咐園中婆子們要在家裡的姑
娘一樣照應倘有人小看了他們我聽見可不饒琴子答應了
方要走時鴛鴦道我說去罷他們那裡聽他的話說着便一逕
往園裡來先到稻香村中李紈與尤氏都不在這裡問了媳們
都說在三姑娘那裡呢鴛鴦回身又來至曉翠堂果見那園中
人都在那裡說笑見他來了都笑說你這會子又跑到這裡做
什麼又讓他坐鴛鴦笑道不許我逛去么于是把方纔的話說
了一遍李紈忙起身聽了即刻就叫人把各處的头兒喚了一
個來令他們傳與諸人知道不在話下這裡尤氏笑道老太太

也太想得到實在我們年輕力壯的人綑上十個也趕不上李
紈道鳳丫頭仗着鬼聰明還難腳踪兒不遠信們是不能的了
鴛鴦道罢啣還提鳳丫頭虎丫頭呢他的爲人也可憐兒兒的
雖然這幾年沒有在老太太太太跟前有個錯縫兒瞎裡也不
知得罪了多少人總而言之爲人是難做的老太太是了沒有
個機變入婆又嫌太老實了家裡人也不怕若有些機變未免
又冷一經損一經如今階門家更好新出來的這些底下字號
的奶子們一個七心滿意足都不知道要怎樣纏好少者不得
意不是背地裡嚼舌根就是挑三窩四的我怕老太太生氣一
鬨兒也不肯說不然我告訴出來大家別過太平日子這不是

我當着三姑娘說老太太偏疼寶玉有人背地怨言還娶了是偏心如令老太太偏疼你我聽着也是不好這可笑不可笑探春笑道糊塗人多那裡較量得許多我說倒不如小人家雖然寒素些倒是天上娘兒們歡天喜地大家快樂我們這樣人家人都看着我們不知千金萬金何等快樂除不知這裡說不出來的煩難更利害寶玉道誰都像三妹上好多心多事我常常勸你總別聽那些俗語想那些俗事只管安安穩穩榮耀是比不得我們沒這清福應該混鬧的九氏道誰都像你是一心無望得只知道和姊妹們頑笑餓了吃困了睡 過幾年不過是這樣一點後事也不慮買玉笑道我能設和姊妹們過一日是一

日死了就忘了什麼後事不後事李紈等都笑道這可又是胡說了就等你是個沒出息的終老在這裡難道他姊妹們都不出門的九氏笑道怨不得人都說是假長了一個腦子究竟是個又傻又歇的寶玉笑道人事莫定誰死誰活倘或我在今日明日今年明年死了也等是隨心一輩子了衆人不等說完便說可是又瘋了別和他說話總好若和他說話不是歇話就是瘋話喜鵲因笑道二哥七你別這樣說等這裡姐七們果然都出了門橫豎老太太七太太七也寂寞我來和你作伴兒李紈尤氏等都笑道姑娘也別說歇話難道你是不出門的這話誰說得喜鵲也低了頭當下已起更時分大家各自歸房安歇不提

且說鴛鴦一逕回來剛至園門前只見角門虛掩猶未上拴此時園內無人來往只有該班的房內燈光掩映徹月半天鴛鴦又不曾有伴也不會提燈獨自一個脚步又輕所以該班的人皆不理會會要小解因下了用路找微草處走動行至一塊山石後大桂樹底下來剛轉至石後只聽一陣衣衫响嚇了一驚不小定睛一看只見是兩個人在那裡見他來了便想往樹叢石後藏躲鴛鴦頓尖起看半明的月色早看見一個穿紅裙手梳鬢頭高大豐壯身材的是迎春房裡司棋鴛鴦只當他和別的女孩子也在此方便見自己來了故意藏躲嚇着頑耍因便笑叫道司棋你不快出來嚇着我我就喊起來當賊拿手這

灰大了頭也沒個黑夜白日只是頑不設這本是鴛鴦戲語叫他出來誰知他賊人胆虛只當鴛鴦已看見他的首尾了生恐叫喊出來使眾人知覺更不好且素日鴛鴦又和自己親厚不比別人便從樹後跑出來一把拉住鴛鴦便隻膝跪下只說好姐七千萬別嚷鴛鴦反不知他爲什麼忙拉他起來問道這是怎麼說司棋只不言語拿手怕拭淚鴛鴦越發不解再瞧了一瞧又有一個人影兒恍惚像個小廝心下便猜有了八九分自己反羞的心跳耳熱又怕起來因定了一會忙悄悄那一個是誰司棋又跪下道是我姑舅兄弟鴛鴦睜了一口却羞的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司棋又回頭悄悄道你不用藏着姐七已經看

見了快出來磕頭那小厮聽了只得也從樹後跑出來磕頭如搗蒜鴛鴦忙要回身司棋拉住苦求哭道我們的性命都在姐七身上只求姐七起生我們哭鴛鴦道你不用多說了快叫他去裏橫豎我不告訴人就是了你這是怎麼說呢一語未了只聽角門上有人說道金姑娘已經出去了角門上鎖裏鴛鴦正被司棋拉住不得脫身聽見如此說便忙着接聲道我在這裡有事且略等七見我出來了司棋聽了只得鬆手讓他去了要知道的下回分解

卷七十一終

紅樓夢卷七十二

王熙鳳恃強羞說病 來旺婦倚勢毒成親

且說鴛鴦出了角門臉上猶熱心內突上的亂跳真有些意外之事因想這事非常若說出來姦盜相連關係人命還保不住帶累傍人橫豎與自己無干且藏在心內不說與人知道回房復了買母的命大家安息不提且說司棋因從小兒和他姑表兄弟一處頑笑起初時小兒戲言便都頂下將來不娶不嫁近年大了彼此又出落得品貌風流常時司棋回家時二人眉來眼去舊情不斷只不能入手又彼此生怕父母不從二人便設法彼此裡外買隔園內老婆子們留門看道今日起亂方從外進

來初次入港雖未成雙却也海誓山盟私傳表記已有無限風
情忽被鴛鴦驚散那小廝早穿花度柳從角門出去了司棋一
夜不曾睡着又後悔不來至次日見了鴛鴦自是臉上一紅一
白百般過不去心內懷着鬼胎茶飯無心起坐恍惚挨了兩日
竟不聽見有動靜方略放下了心這日晚間忽有個婆子來悄
悄告訴道你兄弟竟逃走了三四天沒上家如今打發人四處
找他呢司棋聽了又急又氣又傷心因想道總然問出來也該
死在一處真七男人沒情意先就走了因此又添了一層氣次
日便覺心內不快支持不住一頭睡倒癩七的成了病了鴛鴦
聞知那還無故走了了一個小廝園內司棋病重要在外挪心下

料定是二人懼罪之故生怕我說出來因此自己反過意不去
猜着來望候司棋支出人去反自己賭咒發誓與司棋說我若
告訴一個人立刻現死現報你只管放心養病別白遭場了小
命兒司棋一把拉住哭道我的姐七偕們從小兒耳鬢廝磨你
不曾拿我當外人待我七也不敢怠慢了你如今我雖一着走
錯你若果然不告訴一個人你就是我的親娘一樣從此後我
活一日是你給我一日的病要好了把你立個長生牌位我
天上燒香磕頭保佑你一輩子福壽俱全的我若死了時變那
變狗報答你倘或偕們散了日後遇見我自自報答的去處一
面說一面哭這一夕話反把鴛鴦說的心酸也哭起來了因點

頭道你也是自家要作死的我作什麼賈你這些事壞你的名
見我自去獻勤兒況且這事我也不便開口向人說你只放心
從此養好了可要安分守己的再別胡行亂鬧了可棋在枕上
點宵不絕鴛鴦又安思了他一番方出來因知賈璉不在家中
又因這兩日鳳姐兒聲色怠惰了些不似往日一樣便順路來
門候剛進入鳳姐院中二門上的人見是他來便站立待他進
去鴛鴦來至堂屋只見不見從裡頭出來見了他來便忙上來
悄聲笑道德吃了一口飯歇了午覺了你且這屋裡坐坐鴛鴦
鴛鴦聽了只得同平兒到東邊房裡來小了盥倒了茶來鴛鴦悄
問道你奶子這兩日是怎麼了我近來看着他懶懶的平兒見

問因房內無人便嘆道他這懶懶的也不止今日了這有一月
之先便是這樣的這幾日忙亂了幾天又受了些開氣從新又
勾起來這兩日比先又添了些病所以支不住便露出馬脚來
了鴛鴦道既這樣怎麼不早請大夫治平兒嘆道我的姐子你
還不知道他那脾氣的別說請大夫來吃藥我看不過白問一
聲身上覺怎麼樣他就動了氣反說我咒他病了饒這樣天也
還是祭三訪回自己再不看破些且養身子鴛鴦道雖然如此
到底該請大夫來瞧瞧是什麼病也都好放心平兒嘆道說起
病來據我看也不是什麼小症候鴛鴦忙道是什麼病呢平兒
見問又往前湊了一湊向耳邊說道只從上月行了經之後這

一個月竟癱生淋上的沒有止住這可是大病不是鴛鴦聽了
忙答應道噯啣依這話可不成了血山崩了嗎平兒忙啞了
一口又悄悄笑道你女孩兒家這是怎麼說你倒會咒人的鴛鴦
見說不禁紅了臉又悄悄笑道究竟我也不知什麼是崩不崩的
你倒忘了不成先我姐上不是害這病死了我也不知是什麼
病因無心中聽見媽和親家媽說我還細問後來聽見原故總
明白了二二二人工說着只見小了頭向平兒道方纔朱大
媽又來了我們回了他奶上總歇午覺他往太七上頭去了平
兒聽了點頭鴛鴦問那一個朱大媽平兒道就是官媒婆朱嫂
子因有個什麼孫大人來和俗們求說所以他這兩日天七拜

個帖子來鬧得人怪煩的一語未了小了頭跑來說二爺進來
了說話之間賈璉已走至堂屋門口平兒忙迎出來賈璉見平
兒在東屋裡便也過這間房內來走至門前忽見鴛鴦坐在炕
上便煞住脚笑道鴛鴦姐上今兒貴脚幸踏賤地鴛鴦只坐着
笑道來請爺奶上的安偏又不在家的不在家睡覺的睡覺賈
璉笑道姐上一年到頭辛苦伏侍老太太我還沒看你去那裡
還敢勞動來看我們又說巧得狠我總要我姐上去因為穿着
這袍子熱先來換了夾袍子再過去我姐上去不想老天爺可
怜省我走這一趟一面說一面在椅子上坐下鴛鴦因問又有
什麼說的賈璉未語先笑道因有一件事竟忘了只怕姐上還

記得上年老太太生日曾有一個外路和尚來孝敬一個臘油凍的佛手因老太太愛就即刻拿過來擺着了因前日老太太生日我有古董賬還有一筆在這賬上却不知此時這件着落在何處古董房裡的人也回過了我兩次等我問着了好註上一筆所以我問姐七如今還是老太太擺着呢還是交到誰手裡去了尤鴛鴦聽說便說道老太太摆了幾日厭煩了就給我們奶七了你這會子又問我來了我連日子還記得還是我打發了老王家的送來你忘了或是問你們奶七和平兒平兒正拿衣服聽見如此說忙出來回說交過來了現在樓上放着呢奶七已經打發人去說過他們發骨沒記上又來叨登這些沒

要緊的事賈璉聽說笑道既然給了你奶上我怎麼不知道你們就昧下了平兒道奶七告訴一爺二爺還要送人奶七不肯好容易留下的這會子自己忘了倒說我們昧下那是什麼好東西比那強十倍的也沒昧下一遭見這會子就愛上那不值錢的咧賈璉垂頭含笑想了想拍手道我如今竟糊塗了丟三忘四惹人抱怨竟大不像先了鴛鴦笑道也怨不得事情又多口舌又雜你再喝上兩鍾酒那裡記得許多一面說一面起身要走賈璉忙也立起身來說道好姐七畧坐一坐兒兄弟還有一事相求說着便罵小丫頭怎麼不泡好茶來快拿手淨盥碗把昨日進上的新茶泡一碗來說着同鴛鴦道這兩日因老太太

太子秋所有的幾千兩都使了幾處房相地租統在九月纔得
這會子竟接不上明見又要送南安府裡的禮又要預備娘上
的重陽節還有幾家紅白大禮至少還得三二千兩銀子用一
時難去支借俗語說的好求人不如求己說不得姐上擔個不
是暫且把老太太查不着的金銀家伙偷着運出一箱子來暫
押于數兩銀子支騰過去不上半月的光景銀子來了我就贖
了交還斷不能叫姐上落不是鴛鴦聽了笑道你倒會安法兒
虧你怎麼想了這句笑道不是我撒謊若論除了姐上也還有
人手裡管得私于數兩銀子只是他們爲人都不知你明白有
膽量我和他們一說反嚇住了他們所以我寧撞金鍾一下不

打錢銀一手一語未了賈母那邊小了頭子忙上 來我鴛鴦
說老太太我姐上這半日我那裡沒我到却在這裡鴛鴦聽說
忙的且去見賈母官廳見他去了只得回來瞧鳳姐誰知鳳姐
已醒了聽他和鴛鴦借債自己不能答話只躺在榻上聽見鴛
鴦去了賈母進來原如因問道他可應准了須得你再去找他
說一說就十分成了賈母笑道雖未應准却有幾分成了鳳姐
笑道我不管這些事倘或說准了這會子說着好聽到了有錢
的時候你就去在頭子後頭了誰和你打創荒去備或老太太
知道了倒托我這幾年的臉面都丟了賈母笑道好人你若說
定了我謝你鳳姐笑道你謝我什麼賈母笑道你說要什麼

就有什麼平兒一傍笑道奶上倒不要別的剛纔正說要做一件什麼事恰少一二百銀子使不如借了來奶上拿這法一二百銀子豈不兩全其美鳳姐笑道幸虧提起我來就是這樣也罷了賈璉笑道你們太也狠了你們這會子別說一千兩的當頭就是理銀子要三五千只怕也難不倒我不和你們借說罷了這會子煩你說一句話還要個利錢真上了不得鳳姐聽了翻身起來說道我三五千不是賺得你的如今裡上外上上下下苦着嘴說我的不少了就短了你來說了可知沒家親引不出外鬼來我們看着你家什麼不崇都通把我王家地璉子掃一掃就說你們一輩子過的了說出來的話也不害臊現

有對証把大上種我的嫁妝細看七比一比我們那一樣身配不上你們的賈璉笑道說句頑話就急了這有什麼這樣的你要使一二百兩銀子值什麼多的沒有這邊能發先拿進來你使了再說去如何鳳姐道我又不等着啣口墊背忙什麼呢賈璉道何苦來不犯着這樣肝火盛鳳姐聽了又笑起來不是我着急你說的話戳人的心我因為想着後日是尤二姐的週年我們好了一場雖不能別的到底給他上個玫瑰張紙也是姊妹一場他雖沒個男女留下也別要前人灑土迷了後人的眼纔是賈璉半晌方道難為你想得週全鳳姐一語倒把賈璉說沒了話低頭打恭說既是後日總用若明日得了這個你隨便

使多少就是了一語未了只見莊兒媳婦走進來鳳姐便問可成了沒有莊兒媳婦道竟不中用我誰須得奶上作主挑成了賈璉便問又是什麼事鳳姐兒見問便說道了是什麼大事莊兒有個小子今年十七歲了還沒娶媳婦兒因要求太上方裡的情形震不知太上方心裡怎麼樣前日太上方見彩霞大了一則又多病多災的因此開恩打發他出去了給他老子隨便自己擇女婿去娶因此莊兒媳婦來求我我想他兩家也就等門當戶對了一說去自然成的誰知他這會子來了說不中用賈璉道這是什麼大事比彩霞好的多着呢莊兒家的便笑道爺爺如此就連他家還看不起我們別人越發看不起我們了好容易

相看准一個媳婦兒我只說求爺奶上的恩典替作成了奶上又說他別是肯的我就煩了人過去試一試誰知白討了個沒趣兒若論那孩子倒好據我素日合意見試他心裡沒有什麼說的只是他老子娘兩個老東西太心高了些一語戳動了鳳姐和賈璉鳳姐因見賈璉在此且不做一聲只看賈璉的光景賈璉心中有事那裡把這事放在心裡待要不管只是看着鳳姐兒的陪房且素肯出過力的臉上實在過不去因說什麼大事只管咕七唧上的你放心且去我明日作媒打發兩個有體面的人一面說一面帶着定禮去就說是我的主意他十分不依叫他來見我莊兒家的看着鳳姐鳳姐便努嘴兒莊兒家

的會意忙爬下就給賈璉磕頭謝恩賈璉忙道你只管給你姑娘磕頭我雖如此說了這樣行到底也得你姑娘打發人叫他女人上來和他好說更好些不然大爺道了日後你們兩親家也難走動鳳姐忙道連你還這樣閉恩操心呢我反倒袖手傍觀不成旺兒家的你聽見了這事說了你也忙上的給我完了專來說給你男人外頭所有的賬目一槩起今年上底收了進來少一個錢也不依我的名聲不好再放一年都要生吃了我呢旺兒媳婦笑道奶上也太膽小了誰敢議論奶上若收了時我也是一場痴心自使了鳳姐道我真個還等錢做什麼不過爲的是日用出的多進的少這屋裡有的沒的我相信姑爺一

月的月錢再連上四個了頭的月錢通共一二十兩銀子還不敷三五天使用的呢若不是我于湊萬那的早不知過到什麼破窟裡去了如今倒落了一個放賬的名兒既這樣我就收了回來我比誰不會花錢借們已後就坐着花到多早晚就是多早晚這不是樣兒前兒老太太生日太太急了兩個月想不出法兒來還是我提了一句後樓上現有些沒要緊的大銅錫家伙四五箱子拿出去弄了三百銀子總把太太遮羞禮兒挑過去了我是你們知道的那一個金自鳴鐘賣了五百六十兩銀子沒有半個月大事小事湊十件白填在裡頭今兒外頭也短住了不知是誰的主意搜尋上老太太了明兒專過一年便搜

緣到頭面衣服可就好了旺兒媳婦笑道那一位大奶奶上的頭面衣服折變了不穀過一輩子的只是不肯罷了鳳姐道不是我說沒能耐的話更像這樣我竟不能了昨兒晚上忽然做了一個夢說來可笑夢見一個人雖然面善却又不知姓名我我說娘上打發他來要一百疋錦我問他是那一位娘上他就的又不見得們的娘上我就不肯給他上就來奪正奪着就醒了旺兒家的笑道這是奶七日間操心常應候官裡的事一語未了人回夏太監打發了一個小內家來說話賈璉聽了忙皺眉道又是什麼話一年他們也搬設了鳳姐道你感起來等我見他若是小事罷了若是大事我自回話賈璉便又內套

房去這理鳳姐命人帶進小大監來讓他在椅子上坐了吃茶因問何事那小太監便說夏爺上因今兒偶見一所房子如今竟短二百兩銀子打發我來問舅奶奶家裡有現成的銀子暫借一百兩這一兩月就送來鳳姐兒聽了笑道什麼是這求有的是銀子只管先免了去改日等我們短了再借去也是這樣小太監道夏爺上還說兩回還有那一千二百兩銀子說說來等今年七底下自然一齊都送了過來鳳姐笑道你這爺上好小氣這也值得放在心裡我說一句話不怕他多心若都像這樣記清了還我們不知要還多少了只怕我們沒有若有只管拿去因叫旺兒媳婦來出去不啻那裡先支二百銀來旺兒媳婦會意

因笑道我終因別處支不動纔來和奶上支的鳳姐道你們只會裡頭來要錢叫你們外頭美去就不能了說着叫平兒把那兩個金項圈拿出去暫且押四百兩銀子平兒答應了去果然拿了一個錦盒子來裡面兩個錦袱包着打開時一個金鑲絲攢珠的那珍珠都有蓮子大小一個點綴嵌寶石的兩個都與宮中之物不離土下一時拿去果然拿了四百兩銀子來鳳姐命與小太監打盪一半那一半與了旺兒媳婦命他拿去辦八月中秋的節那小太監便告辭了鳳姐命人替他拿着銀子送出大門去了這裡賈璉出來笑道這一起外崇何日是了鳳姐道剛說着就來了一股子賈璉道昨兒周太監來張口一

十兩我若慢應了些他不自在將來得罪人之處不少這會子再發個三二百萬的財就好了一面說一面平兒伏侍鳳姐另洗了臉更衣往賈母處伺候晚飯這裡賈璉出來剛到外書房忽見林之孝走來賈璉因問何事林之孝說道方纔聽得兩村降了却不知因何事只怕未必真賈璉道真不真他那官兒未必保的長只怕將來有事借們說可憐遠着他好林之孝道何常不是只是一時難以疎遠如今東府大爺和他更好老爺又喜歡他時常來往那禍不知賈璉道橫豎不和他謀事也不相干你再去打聽真了是為什麼林之孝答應了却不動身坐在椅子上再說閒話因又說起家道艱難便和勢說人口大衆

了不如揀個空口回明老太太老翁把這些出過力的老家人用不着的開恩放幾家出去一則他們各有營生二則家裡一年也省口糧月錢再者裡頭的姑娘也太多俗語說一時比不得一時如今說不得先時的例了少不得大家委曲些該使八個使六個使四個的使兩個若各房等起來一年也可以的省得許多月米月錢況且裡頭的女孩子們一半都大了也該配人的配人成了房豈不又滋生出入來買理這我也這樣想只是老翁纔回家來多少大事未回那裡議到這個上頭來兒官媒拿了庚帖子來求親太太還說老翁總來家每日歡天喜地的說骨肉完聚忽然提這事來老翁又傷心所以且不叫提

起林之孝道這也是正理太太想得週到賈璉道正是提起這話我想起一件事來我們旺兒的小子要說太太房裡的彩霞地昨見求我我想什麼大事不管誰去說一聲去就說我的話林之孝答應了半晌笑道依我說一爺竟別管這件事旺兒的那小子雖然年輕在外吃酒賭錢無所不至雖說都是奴才到底是一輩子的事彩霞這孩子這幾年我雖沒見聽見說越發出跳得好了好些來白遭場他一個人買理道他小兒子原會吃酒不成人麼這樣那裡還給他老婆且給他一頓鎖起來再問他老子娘林之孝笑道何必在這一時那是我錯了等他再生事我們自然回命處治如今且惹他買理不語一時林之

孝出去院問鳳姐已命人喚了彩霞之母來說媒那彩霞之母
滿心縱不願意見鳳姐自和他說何等體面便心不由己的滿
口應了出去鳳姐又問賈璉可說了沒有賈璉因說我原要說
的打聽得他小兒子大不成人故還不會說若果然不成人且
管教他兩日再給他老婆不違鳳姐笑道我們王家的人連我
還不中你們的意何況奴才呢我已經和他娘說了他娘已經
歡天喜地難道又叫進他來不要了不成賈璉道既你說了又
何必退明日就給他老子好主管他就是了這裡說話不提自
說彩霞因前且出去等父母擇人心中雖與賈環有舊尚未作
作今日又見旺兒每每來求親早聞得旺兒之子醋酒賭博而

自容顏醜陋不能如意自此心中越發懊惱惟恐旺兒仗勢作
成終身不遂未免心中急躁至晚間悄悄命他妹子小霞進二門
來找趙姨娘問個端的趙姨娘素日深與彩霞好巴不得與了
賈環方有個膀臂不承望王夫人又放了出去每每調唆賈環
去討一則賈環羞且難開一則賈環也不在意不過是個了頭
他去了將來自然還有遲延佳不論意思便去開手無奈趙
姨娘又不捨又見他妹子來問是晚得空便先求了賈政賈政
說道且忙什麼等他們再念一二年書再放人不遲我已經看
中了兩個了頭一個與寶玉一個給環兒只是年紀還小又怕
他們悞了念書再等一二年再題趙姨娘還要說話取外面

一聲響不知何物大家吃了一驚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七十三

痴了頭候捨綉春囊 懦小姐不問曩金鳳

話說那趙姨娘和賈政說話忽听外面一响不知何物忙問時原來是外間金瓶不曾扣好滑了屈戌掉下來趙姨娘罵了丫頭幾句自己帶領了嬖上好方進來打發賈政安歇不在話下却說怡紅院中宝玉方纔睡下了嬖剛正欲各散安歇忽明有人來敲院門老婆子開了門見是趙姨娘房內的丫頭名喚小鶻的問他作何事小鶻不答直往房內來找宝玉只見宝玉纔睡下晴雯等猶在床邊坐着大家頑笑見他來了都問作何事這時候又跑來做什麼小鶻笑向宝玉道我來告訴你一個信

兒方纔我們奶奶咕咕唧唧在老命前不知說了你些什麼我只聽見宝玉二字我來告訴你仔細明兒老命向你說話看是留神說着回身去了襲人命人留他吃茶因怕關門遂一直去了這裡宝玉知道趙姨娘心術不端合自己仇人是的是的又不知他說些什麼听了便如孫大聖聽見了緊箍咒一般登時四肢五內一齊皆不自在起來想去別無他法且理熟了書預脩明兒整考只能書不對錯便有事也可搪塞一面想罷忙披衣起來要讀書心中又自後悔這些日子只說不捉了偏又丟空早知該天天好及溫習些的如今打算打算肚子裡現可書讀的不過只有學庸二論是背得出來至上下本孟子就有一

是次生的若憑空提一句斷不能背的至下孟就有大半生即算起五經來因近來做詩常把五經集些雖不甚熟還可舉貫別的雖不記得素日賈政幸未叫讀的縱不知也還不妨至於古文這是那幾年所讀過的幾篇左傳國策公羊穀梁漢唐等文這幾年未曾讀得不過一時之興隨着隨忘未嘗下過苦功如何記得這是更難舉責的更有時文八股一道因平素深惡此道原非聖賢之制撰焉能闡發聖賢之奧不過是後人餽名釣祿之階雖賈政當日起身選了百十篇命他讀的不過是後人的時文偶見其中一二股內或承起之中有做得精緻或流蕩或遊戲或悲感稍能動性者偶爾一讀不過供一時之興

越弄竟何曾成篇潛心玩索如今若溫習這個又恐明日盤案
那個若溫習那個又恐盤駁這個一夜之工亦不能全然溫習
因此越添了焦躁自己讀書不知緊要却累着一房了嫖們都
不能睡襲人等在傍剪燭斟茶那些小的都困倦起來前仰後
合晴雯罵道什麼蹄子一個個黑家白日挺屍挺不設偶然一
次睡遲了些就粧出這個腔調兒來了再這樣我拿針扎你們
兩下子話猶未了只听外間咕咚一聲急忙看時原來是一個
小了頭坐着打盹一頭撞到壁上從夢中驚醒却正是晴雯
說這話之時他怔怔的只當是晴雯打了他一下遂哭着央說
道好姐姐我再不敢了衆人都發起笑來宝玉忙勸道饒他罷

原該叫他們睡去你們也該替換着睡襲人道小祖宗你只顧
你的罷統共這一夜的工夫你把心暫且用在這幾本書上等
過了這一關由你再張羅別的也不算慢了什么宝玉聽他說
得懇切只得又讀幾句麝月斟了一杯茶來潤舌宝玉接茶吃
了因見麝月只穿着短袄解了裙子宝玉道夜深了冷到底穿
一件大衣裏纔是麝月笑着書道你暫且把我們忘了且把
心對着他些罷話猶未了只听春燕秋紋從後房門跑進來口
內喊着不好了了一個人從牆上跳下來了衆人所說忙問在那
裡卽喝起人來各處尋我晴雯因見宝玉讀書怕勞費一夜
神思明日也未必必妥當心上正要替宝玉想出一個主意來好

脫此難忽然逢着這一驚便生計向宝玉道趁這個機會快裝病只說嚇着了正中宝玉心懷因而叫起上夜人等來打着燈籠各處搜尋並無踪跡都說小姑娘們想是睡花了眼出去風搖的樹枝兒錯認了人晴雯便道別放屁你們查得不嚴怕耽下是還拿這話來支吾剛纔並不是一個人見的宝玉和我們出去有事大家親見的如今宝玉嚇得顏色都變了滿身發熱我如今還要上房裡取安魂丸藥去太太問起來是要回明白的難道依你說就罷了不成衆人听了嚇得不敢則聲只得又各處去找晴雯和秋紋二人果出去要藥故意鬧得衆人皆知宝玉着了驚嚇病了王夫人听了忙命人來看視給藥安吩咐

各上夜人仔細搜查又一面叫查二門外鄰園牆上夜的小厮們於是園內灯笼火把直鬧了一夜至五更天就傳管家的細查查訪賈母聞知宝玉被嚇細問原由不敢再隱只得回明賈母道我不料道有此事如今各處上夜人都不小心還是小事只怕他們就是賊也未可知當下邢夫人並尤氏等都過來請安鳳姐李纨及姊妹等皆倍侍所賈母如此說都默然無所答獨探春出位笑道近因鳳姐姐身子不好幾日園裡的人比先放肆許多先前不過是大家偷着一時半刻或夜裡坐更時三四個人聚在一處或擲骰或鬥牌小小的頑意不過爲然因起見邇來漸次放肆竟鬧了賭局甚有頭家局主或三十吊五十

吊大輪贏半月前竟有爭門相打之事賈母听了忙說你既知道為何不早回我們來探着道我因想着太太事多且連日不自在所以沒回只告訴大嫂子和管事的人們戒飭過幾次近日好些賈母忙道你姑娘家如何知道這裡頭的利害你自爲賭錢常事不過怕起爭論除不知夜間既要錢就保不住不吃酒既吃酒就未免門戶任意開鎖或買東西其中夜靜人稀趁便竊賊引盜何等事做不出来况且園內你姊妹們起居物件者皆係了頭媳婦們賢愚混雜賊盜事小倘有別事略沾帶些關係非小這事豈可輕恕探着所說便嚇然歸坐鳳姐雖未大愈精神未嘗稍減今見賈母如此說便忙道偏生及又癩了

園頭命人速傳林之孝家的等總理家事的四個媳婦到來當着賈母申飭了一頓賈母卽刻查了頭家賭家來有人出首者賞優情不告者罰林之孝家的等見賈母動怒誰敢徇私忙去園內傳齊又一一盤查雖然大家賴一回終不免水落石出查得大頭家三人小頭家八人聚賭者統共二十多人都帶采兒賈母跪在院內磕响頭求饒賈母先問大頭家名姓和錢之多少原來這大頭家一個是林之孝家的兩姨親家一個是園內廚房內柳家媳婦之姝一個是迎春之乳母這是三個爲首的餘者不能多記賈母便命將骰子紙牌一血燒毀所有的錢入官分散與衆人將爲首者每人打四十大板擡出去總不許再

人從者每人打二十板革去三月月錢整人圍廁行內又將林
之孝家的申飭了一番林之孝家的見他的親戚又與他打嘴
自己也覺沒趣迎春在坐也覺沒意思黛玉寶釵探春等見迎
春的乳母如此也是物傷其類的意思遂都起身笑向賈母討
情說這個奶奶素日原不頑的不知怎麼也偶然高興來看二
姐姐面上饒過這次罷賈母道你們不知道大約這些奶子們
一個個仗着奶過哥兒姐兒原比別人有些体面他們就生事
且別人更可惡專管調唆主子護短偏向我都是經過的况且
要拿一個作法恰好果然就遇見了一個你們別管我自有的道
埋宜以井所說只得罷了一時賈母歇晌大家散出都知賈母

生氣皆不敢回家只得在此時候尤氏到鳳姐兒處來閉語了
一回因他不自在只得園內去閒談邢夫人在王夫人處坐
了一回也要到園內走走剛至園門前只見賈母房內的小丫
頭子名喚傻大姐的笑嘻嘻走來手內拿着個花紅柳綠的東西
西低頭瞧着只管走不防迎頭撞見邢夫人抬頭看見方纔站
住邢夫人因說這傻丫頭又得個什麼愛巴物兒這樣欢喜拿
來我瞧瞧原來這傻大姐年方十四五歲是新挑上來的與賈
母這邊專做粗活因他生得体肥面滿兩隻大脚做粗活爽利
簡捷且心性愚頑一無知識出言可以發笑賈母歡喜便起名
爲傻大姐若有錯失也不苛責他無事時使人園內來頑耍正

往山石背後掬促織去忽見一個五彩繡香囊上面繡的並非
 花鳥有物一面都是兩個赤條條的相抱一面是幾個字這
 痴了頭原不認得是春意見心下打諝敢是兩個妖精打架不
 就是兩口子打架呢左右猜解不來正要拿去與買母看晚所
 以笑嚙嚙走回忽見那夫人如此說便笑道太太真個說的巧
 真是個愛巴物兒太太瞧一瞧說着便送過去那夫人接來一
 看嚇得連忙死緊攥住忙問你是那裡得的傻大姐道我掬促
 織兒在山子石後頭掬的那夫人道快別告訴人這不是好東
 西連你也要打死呢因你素日是個傻了頭已後再別提了這
 傻大姐听了反嚇得黃了臉說再不敢了低了頭呆呆而去那

夫人回頭看時都是些女孩兒不便遞與他們自己便擡在袖
 裡心內十分罕異揣摩此物從何而來且不形于声色上到迎
 春房裡迎春正因他乳母獲罪心中不自在忍報母親來了遂
 接入奉茶畢那夫人因說道你這麼大了你那奶媽子行此事
 你也不說說他如今別人都好好的偏借們的人做出這事來
 什麼意思迎春低頭弄衣帶半晌答道我說他兩次他不听也
 叫我無法兒况且他是媽媽只有他說我的沒有我說他的那
 夫人道胡說你不好了他原該說如今他犯了法你就該拿出
 姑娘的身分來他敢不依你就回我去纔是如今直等外人共
 知這可是什麼意思再者及頭兒還只怕他巧語花言的和你

借貸些簪環衣服作本錢你這心活面軟未必不週濟他些若
 被他騙了去我是一個錢沒有的看你明日怎麼過節迎春不
 語只低着頭邢夫人見他這般因冷笑道你是大老爺跟前
 人養的這裡探了頭是二老爺跟前的人養的出身一樣你娘
 比趙姨娘強十分你也該比探了頭強幾是怎麼你反不愛他
 一生倒是我無兒女的一生于淨也不能惹人笑話人問理二
 奶奶來了邢夫人聽了冷笑兩聲命人出去說請他自己養病
 我這裡不用他伺候接着又有探事的小丫頭來報說老太太
 醒了邢夫人方起身往前邊來迎春送至院外方回綉橘因說
 道如何前兒我回姑娘那一個攢珠疊金鳳竟不知那裡去了

回了姑娘竟不問一聲兒我說必是老太太拿去了銀子放
 頭兒的姑娘不信只說司棋收着叫問司棋司棋雖痴心裡却
 明白說沒有收起來還在書架上匣內放着預備八月十五要
 帶呢姑娘該叫人去問老奶奶一聲探着道何用問却自然是
 他拿了去抽了肩兒了我只說他悄悄的拿了出去不過一時
 半晌仍舊悄悄的放在裡頭誰知他就忘了今日偏又鬧出來
 問他也無益綉橘道何曾是忘記他是試准了姑娘性格所以
 這這樣如今我有個主意走到二奶奶房裡將此事回了他或
 差人要他或者事拿幾吊錢來替他贖了如何迎春忙道罷罷
 罷有事些好盤可沒有了又何必生事綉橘道姑娘怎樣軟

弱都要省起事來將來連姑娘還騙了去我竟去的是說着便
永春便不言語只好由他誰知迎春的乳母之媳玉柱兒媳
婦爲他婆婆得罪來求迎春去討情他們正說金鳳一事且不
進去也因素日迎春懦弱他們都不放在心上如今見綉橋立
意去回鳳姐又看這事脫不過去只得進來陪笑先向綉橋說
姑娘你別去生事姑娘的金絲鳳原是我們老奶奶老糊塗了
輸了幾個錢沒的撈稍所以借去不想今日弄出事來雖然這
樣到底主子的東西我們不敢遲悞終久是要贖的如今還要
求姑娘看着從小兒吃奶的情常往老太太那邊去討一個情
救出他來纔好迎春便說道好嫂子你趁早打了這契想娶

我去說情見等到明年也是不中用的方纔連室姐姐妹妹
大駭見說情老太太還不依何況是我一個人我自己曉得
不過來還去討臊去綉橋便說贖金鳳一件事說情是一件事
別要絞在一處難道姑娘不去說情你就不賠了不成嫂子且
取了金鳳來再說玉柱兒家的聽見迎春如此拒絕他綉橋的
話又鋒利無可回答一時臉上過不去也明欺迎春素日好性
乃向綉橋發話道姑娘你別太張勢子你這家子第一弄誰的
媽媽奶奶不仗着主子哥兒姐兒家些些意偏借們就這樣了
是了即是印的只許你們偷偷摸摸的哄騙了去自從那姑娘
來

錢添了那姑娘的使費反少了一兩銀子常時短了這個不
那個那不是我們供給誰又要去不過大家將就些罷了算到
今日少說也有三十兩了我們這一向的錢豈不白填了限呢
綉橘不待說完便嘆了一口道做什麼你白填了三十兩我且
和你算算賬姐姐要了些什麼東西迎春聽了這媳婦發刑夫
人之私意忙止道罷罷不能拿了金鳳來你不必拉三扯四
亂嚷我也不要那鳳了便是太太問時我只說丟了也妨碍不
着你什麼你出去歇息歇息倒好一面叫綉橘倒茶來綉橘又
氣又急口說道姑娘雖不怕我們是做什麼的把姑娘的東西
丟了他道賴說姑娘使了他們的錢這如今竟要往折起來倘

或太太問姑娘為什麼使了這些錢敢是我們就申取勢這還
了得一行說一行就哭了司棋聽不過只得勉強過來幫着綉
橘問着那媳婦迎春勸止不住自拿了一本太上感應篇去看
三人正沒閒交可巧宜叙無玉室琴探春等因恐迎春今日不
自在卻約着來安慰他們走至院中聽見幾個人講定探春從
紗窗內一看只見迎春倚在床上看書若有不聞之狀探春也
笑了小了頭們忙打起簾子報道姑娘們來了迎春放下書起
身那媳婦見有人來且又有探春在內不勸自止了遂趨便就
走探春坐下便問剛纔誰在這裡說話倒像拌嘴似的迎春笑
道沒有什麼不過他們小題大做罷了何必問他探春笑道

我總所見什麼金鳳又是什麼沒有錢只合我們奴才要和誰
奴才要錢了難道姐姐和奴才要錢不成可棋綉桶道姐姐說
得是了姑娘何曾和他要什麼了探春笑道姐姐既沒有和他
要必定是我們和他們要了不成你叫他進來我倒要問問他
迎春笑道這話又可笑你們又無沾得何必如此探春道這倒
不然我和姐姐一樣姐姐的事和我一般他說姐姐即是說我
我那邊有人怨我姐姐聽見也是合怨姐姐一樣偕們是主子
自然不理論那些錢財小事只知想些什麼要什麼也是有的
事但不知金鳳絲鳳因何又夾在裡頭那玉柱媳婦生恐綉桶
等告出他來遂忙進來用話掩飾探春未知其意因笑道

所以物塗如今你奶奶已得了不是趁此求二奶奶把方
錢未曾散人的拿出些來贖取就完了比不得沒開出來大家
都藏着留臉面如今既是沒了臉面此時總有十個罪也只一
人受罰沒有砍兩顆的頭理你依我說竟是和二奶奶趁便說
去在這裡大聲小氣如何使得這媳婦被探春說出自病也無
可賴了只不敢往鳳姐處自首探春笑道我不聽見便罷既聽
見少不得替你們分解分解誰知探春早使了眼色叫侍書侍
書出去了這裡正說話忽見平兒進來玉琴拍手笑道三姐姐
敢是有驅神召將的符術盤玉笑道這倒不是道家玄術倒是
用兵最精的所謂守如處女出如脫鬼出其不備的妙策二人

取笑宝钗便使眼色與二人遂以別話岔開探着見平兒來了遂問你奶也可好些了真是病糊塗了事事都不在心上叫我受這樣委屈平兒忙道誰敢給姑娘氣受姑娘吩咐我那玉柱兒媳婦方荒了手脚遂上來趕着平兒叫姑娘坐下讓我說原故姑娘請听平兒正色道姑娘這裡說話也有你這又口的理你但凡知禮只該在外頭伺侍也有外頭的媳婦們無故到姑娘房裡來的纔極道你不知我們這屋裡是沒禮的誰要來就來平兒道都是你們不是姑娘好性兒你們就該打出去然後再回太太去總是在兒媳婦見平兒出了言紅了臉方纔出去探春接着道我且告訴你若是別人得罪了我倒還罷了如

今這性兒媳婦和他婆子仗着是媳婦又瞅着二姐姐好性兒私自拿了首飾去賭錢而且還担着假賬逼着三詩仙和這兩個丫頭在臥房裡大嚷大叫二姐姐竟不能轄治所以我看不過纔請你來問一声還是他本是天外的人不知道理還是有人誑主使他如此先把二姐姐制伏了然後就要治我和四姑娘了平兒忙陪笑道姑媳婦怎麼今日說出這話來我們奶奶如何當得起探春冷笑道俗話說的物傷其類齒竭唇亡我自然有些驚心平兒因這等道若論此事極好處的但他是姑娘的奶媽姑媳婦怎樣為是當下迎春只合宝钗看感應篇故事究竟連探春之話亦不曾聞得忽見平兒如此說仍笑道問我我也

沒什麼法子他們的不是自作自受我也不能討情我也不去
理會就是了至於私自拿去的東西送來我收下不送來我也
不要了太太們娶來問我可以隱瞞遮飾的過去是他的造化
若瞞不住我也沒法兒沒有個為他們反欺枉太太們的理少
不得直說你們若說我好性兒沒個尖斷有好主意可以六面
週全不叫太太們生氣任憑你們處治我也不管眾人聽了都
好笑起來無主笑道真是虎狼由於階陛尚談因果若使三姐
姐是個男人一家上下這些人又如何裁治他們迎春笑道正
是老少男人尚且如此何況我呢一語未了只聽又有一人來
了不知是誰下回分解

第七十三回終

紅樓夢卷七十四

惑奸諛抄檢大觀園 避嫌隙杜絕寧國府

話說平兒聽迎春說了正自好笑忽見宝玉也來了原來管廚
房柳家媳婦的妹子也因放頭開賭得了不是因這園中有素
與柳家的不好的便又告出柳家的來說他和妹子是幾計賺
了平分因此鳳姐要治柳家之罪那柳家的听得此信便慌了
手脚因思素與怡紅院的人最為深厚故走來悄悄的央求晴
雯芳官等人轉告訴了宝玉宝玉因思內中迎春的姪姪也現
有此罪不若來約同迎春去討情比自已獨去單為柳家的說
情又更妥當故此前來忽見許多人在此見他來時都問道你

的病可好了跑來做什麼。黛玉不便說出討情一事，只說來看二姐姐。當下衆人也不在意，且說些閒話。平兒便出去辦藥。全鳳一事，那玉柱兒媳婦緊跟在後口內百般央求，只說：「姑娘好，友口內起生我橫豎去贖了來。」平兒笑道：「你遲也贖，早也贖，既有今日，何必當初？你的意思得過就過，既是這樣，我也不好意思告人。趁早取了來交與我送去，一字不提玉柱兒媳婦，明說方放下心來。」就拜謝，又說：「姑娘自去貴府，趁晚贖了來，先回了姑娘，再送去。」如何？平兒道：「趕晚不來，可別怨我說。」二人方分路各自散了。平兒到房，鳳姐問他三姑娘叫他做什麼。平兒笑道：「三姑娘怕奶奶生氣，叫我勸着奶奶，些間奶奶這兩天可吃

些什麼？鳳姐笑道：「倒是他還記着我剛纔又出來了一件事，有人來告柳二媳婦和他妹子通同開局，凡妹子所爲都是他作主。我想你素日肯勸我多一事不如省一事，自己保養保養也是好的。我因听不進去，果然應了。先把太太得罪了，而且反賺了一場病。如今我也看破了，隨他們開去罷。橫豎還有許多人呢。我白操一會子心，倒惹的萬人咒罵。不如且自家養養病，就是病好了，我也會做好好先生，得樂且樂，得笑且笑。一槩是非都帶他們去罷。」所以我只答應着知道了。平兒笑道：「奶奶果然如此，那就是我們的造化。」一語未了，只見賈璉進來拍手嘆氣道：「好好的又生事前，見我和鴛鴦借當那邊太太怎麼知道

了纔剛太太叫過我去叫我不管那裡先借二百銀子做八月十五節下使用我回沒處借太太就說你沒有錢就有地方挪移我白和你商量你就擡舉我就沒地方是前見一千銀子的當是那裡的連老太大的東西你都有神通弄出來這會二百銀子你就這樣難虧我沒和別人說去我想太太分明不短何苦來要尋事奈何人鳳姐兒道那日並沒個外人誰走了這個消息平兒聽了也細想那日有誰在此想了半日笑道是那日說話時沒人但晚上送東西來的時節老太太那邊僕大姐兒的娘可巧來送漿洗衣服他在下房裡坐了一回子看見一大箱子東西自然裏面必是小事了問們不知道說出來了也未可知因此便喚了幾個小丫頭來問那日誰告訴僕大姐兒的娘了衆小丫頭慌了都跪下賭神發誓說自來也不敢多說一句話有人凡問什麼都答應不知道這事如何敢說鳳姐詳情度理說他們必不敢多說一句話倒別委屈了他們如今把這事靠後且把太太打發了去要緊寧可借們短些又別討沒意思因叫平兒把我的金首飾再去押二百銀子來送去完事實連道越發多押二百借們也要使呢鳳姐道我不必我沒處使這不知還指那一項贖呢平兒拿了去吩咐旺兒媳婦領去不一時拿了銀子來賣璉親自送去不在話下這裡鳳姐和平兒猜疑走風的人反叫鴛鴦受累豈不是借們過失正在胡想人

報太太來了鳳姐聽了詫異不知何事隨與平兒等忙迎出來
只見王夫人氣色更變只帶一個貼己小丫頭走來一語不發
走至裡間坐下鳳姐忙捧茶因陪笑問道太太今日高興到這
裡逛逛王夫人喝命平兒出去平兒見了這般不知怎麼了忙
應了一聲帶着眾小丫頭一齊出去在房門外站住越發將房
門掩了自己坐在台階上所有的人一個不許進去鳳姐也着
了慌不知有何事只見王夫人含着淚從袖裡擲出一個香袋
來說你賤鳳姐忙抬起一看見是十錦春意香袋也嚇了一跳
忙問太太從那裡得來王夫人見問越發淚如雨下頓聲說道
我從那裡得來我天天坐在井裡念你是個細心人所以我逃

偷空見誰知你也和我一樣這樣東西大天白日明擺在園裡
山石上被老太太的丫頭拾着不虧你婆婆看見早已送到老
太太跟前去了我且問你這個東西如何丟在那裡鳳姐所得
也更了顏色忙問太太怎麼知道是我的王夫人又哭又嘆道
你反問我你想一家子除了你們小夫小妻餘者老婆子們要
這個何用女孩子們是從那裡得來自然是那頑兒不長進下
流種子那裡弄來的你們又和氣當作一件頑意兒年輕的人
兒女閨房私意是有的你還和我賴幸而園內上下人還不解
事尚未揀得倘或丫頭們揀着你姊妹看見這還了得不然有
那小丫頭們揀着出去說是園內揀的外人知道這性命臉面

要也不要鳳姐聽說又急又愧登時紫脹了面皮便挨着炕沿
奴膝跪下也含泪訴道太太說的固然有理我也不敢辯我並
無這樣東西但其中還要太太細想這香袋兒是外頭做着
內工綉的帶連種子一槩是市賣的東西我雖年輕不尊重也
不肯要這樣東西再者這也不是常帶着的我總然有也只好
在私處攔着焉肯在身上常常帶各處進去況且又在園裡去個
個姊妹我們多肯拉拉扯扯倘或露出來不但在姊妹前看見
就是奴才看見我有什么意思三則論主子內我是年輕媳婦
算起來奴才比我更年輕的又不止一個了況且他們也常在
園走動焉知不是他們掉的再者除我常在園裡還有那幾太

大常帶過幾個小姨姐來媽紅翠等那幾個人也都是年輕的
人他們更該有這個了還有那邊珍兒姨子他也不算很老也
常帶過鳳凰他們來又焉知又不是他們的況且園內丫頭太
多保不住都是正經的或者年紀大些的知道了人事一刻查
問不到偷了出去或借着因由台二門上小么兒們打牙擦嘴
兒外頭得了來的也未可知不但我沒此事就連平兒我也可
以下保的太太請細想王夫人聽了這一夕話狠近情理因嘆
道你起來我也知道你是大家子的姑娘出身不該這樣輕薄
不過我氣激你的話但只如今却怎麼處你婆婆總打發人封
了這個給我瞧把我氣了個死鳳姐道太太快別生氣若被眾

人覺察了保不定老太太不知道且平心靜氣暗暗訪察才能得這個實在縱然訪不着外人也不能知道如今惟有趁着賭錢的因由革了許多人這空見把周瑞媳婦旺兒媳婦等四五個貼近不能走話的人安插在園裡以查賭爲由再如今他們的了頭也太多保不住人大心大生事作弄等鬧出來反悔之不及如今若無故裁革不但姑娘們委屈煩惱就連太太和我也過不去不如趁此機會以後凡年紀大些的或有些咬牙難纏的拿個錯見攆出去配了人一則保得佳沒有別事二則也可省些用度太太想我這話如何王夫人嘆道你說的何嘗不是但從公細想你這幾個姊妹何人只有兩三個丫頭家人

論者竟是小兒兒是的如今再去了不但我心裡不忍只怕若太太未必就依雖然艱難也遠窮不至此我雖沒受過大榮華比你們是強些如今竟向着我些別委屈了他們你如今且叫人傳周瑞家的等人進來吩咐他們快快暗訪這事要緊鳳姐卽喚平兒進來吩咐出去一時周瑞家的與吳興家的鄭華家的來旺家的來喜家的現在王家陪房進來王夫人正嫌人少不能勸察忽見邢夫人的陪房王善保家的走來正是方纔是他送香袋來的王夫人向來看視邢夫人之得力心腹人等原無二意今見他來打听此事便向他說你去回了太太也進園來照管照管比別人強些王善保家的因素日進園去那些

了。嬖們不大趨奉他，他心裡不自在，要尋他們的故事，又尋不着，恰好生出這件事來，以為得了把柄，又聽王夫人委托他正碰在心坎上，道這很容易，不是奴才多話論理，這事該且慶影些的。太太也不大往園裡去，這些女孩子們一個個倒像受了封誥似的，他們就成了千金小姐了。聞下天來，誰敢哼一聲兒，不然就調唆姑娘們說欺負了姑娘們了。誰還敢得起王夫人道：這也有常情，跟姑娘們的丫頭比，別的奴才貴些，王善保家的道：別的都罷了，太太不知頭一個是空玉屋裡的晴雯，第二個頭仗着他生的模樣兒，比別人標緻些，又生了一張巧嘴，天天打扮的像個西施樣子，在人跟前能說慣會拆，又要強一句說

不投機，他就立起兩隻眼睛來罵人，妖妖調調，大不成個體統。王夫人聽了這話，猛然觸動往事，便問鳳姐道：上次我們跟了老太太進園進去，有一個水蛇腰削肩膊兒，眉眼又有些像你林妹妹的，正在那裡罵小丫頭，我心裡狠看不上，那狂樣子因同老太太走，我不會說得後來要問是誰，又偏忘了。今日對了櫃兒這丫頭想必就是他。鳳姐道：若論這些丫頭們，共總比起來都沒晴雯生得好論。舉止言語他原輕薄些，方纔太太說的倒狠像他。我也忘了那日的事，不敢亂說。王善保家的便道：不用這樣，此刻不難叫了他來。太太瞧瞧王夫人道：空玉房裡常見我的，只有襲人麝月這兩個忒忒的，倒好。若有這個他自

然不敢來見我的我一生最嫌這樣的人且又出來這個事好好的
 好的宝玉倘或叫這蹄子勾引壞了那還了得因叫自己的丫
 頭來吩咐他道你去只說我有話問他留下襲人麝月伏侍宝
 玉不必來有一個晴雯最伶俐叫他即刻快來你不許和他說
 什麼小了頭答應了走人怡紅院正值晴雯身上不自在睡中
 覺纏起來正發悶聽如此說只得隨了他來素日晴雯不敢出
 頭因連日不自在並沒十分糕餅自為無得及到了鳳姐房中
 王夫人一見他釵鬢鬆衫垂帶襖大有春睡捧心之態而且形
 容面貌恰是上月的那人不覺勾起火來王夫人便冷
 笑道好個美人兒真像個病西施了你天天作這輕狂樣兒給

誰看你幹的事打量我不知道呢我且放着你自然明兒揭你
 的皮宝玉今日可好些晴雯一聽如此說心內大異便知有人
 暗算了他雖然着惱只不敢作聲他本是個聰敏過頂的人見
 問宝玉可好些他便不肯以實話答應忙跪下回道我不大到
 宜玉房裡去又不常和宝玉在一處好及我不能知那都是襲
 人合麝月兩個人的事太太問他們王夫人道這就該打嘴你
 難道是死人要你們做什麼晴雯道我原是跟老太太的人因
 老太太說園裡空大人少宝玉害怕所以撥了我去外間屋裡
 上夜不過着屋子我原回過我休不能伏侍老太太罵了我又
 不叫你管他的事要伶俐的做什麼我聽了不敢不去總去的

不過十天半月之內，宝玉叫着答應幾句話，就散了。至於宝玉的飲食起居，上一層有奶奶，老媽媽們；下一層有襲人、麝月、秋紋幾個人，我聞着還要做老太太屋裡的針線。所以宝玉的事，竟不曾留心。太太既怪，從此後我留心，就是了。王夫人信以為實了，忙誦阿彌陀佛，你不近宝玉，是我的造化，竟不勞你費心。既是老太太給宝玉的，我明兒回了老太太，再攆你。因向王善保家的道：「你們進去，好生防他。幾日不許他在宝玉房裡睡覺。等我回過老太太，再處治他。」喝告出去，站在這裡，我看不上這浪樣兒，誰許你這樣花紅柳綠的粧扮？晴雯只得出來，這氣非同小可。一出門，便拿手帕子搥臉，一頭走，一頭哭。直來到園內，去這裡。王夫人向鳳姐等自怨道：「這幾年我越發精神短了，照顧不到，這樣妖精似的東西，竟沒看見。只怕這樣的還有明日，倒得查查鳳姐兒。」王夫人盛怒之際，又因王善保家的是邢夫人的耳目，日常時調唆着邢夫人生事，就有千百樣言語，此刻也不敢說，只低頭答應着。王善保家的道：「太太且請息怒。這些小事，只交與奴才如今要查這個，是極容易的。等到晚上園門閉了的時節，內外不通風，我們竟給他們個冷，又勿帶着人到各處了頭們房裡，搜尋起來，誰有這個斷，不單有這個自然，還有別的那時翻出別的來。自然這個也是他的了。」王夫人道：「這話倒是若不如此，斷乎不能明白。」因問鳳姐如何，鳳姐只得

答應說太太說是就行罷了王夫人道這主意狠是不然一年也查不出來于是大家商議已定至晚飯後待賈母安寢了室飲等入園時王家的便請了鳳姐一併進園喝命將角門皆土鑽便從上夜的婆子處來抄揀起不過抄揀些多餘攢下煙燭燈油等物王善保家的道這也是賊不許動的等明日回過太太再動手是先就到怡紅院中喝命開門當下室玉正因晴雯不自在忽見這一千人來不知為何直撲了丫頭們的房門去因迎出鳳姐來問是何故鳳姐道丟了一件要緊的東西因大家混賴恐怕有了頭們偷了所以大家都查一查去疑兒一面說一面坐下吃茶王家的等搜了一回又細問這幾個箱子是

誰的都叫本人來親自打開裏人因見晴雯這樣必有異事又見這番抄揀只得自己先出來打開了箱子並匣子任其搜揀一番不過平常通用之物隨放下又搜別人的挨次都一一搜過到晴雯的箱子因問是誰的怎麼不打開叫搜裏人方欲代晴雯開時只見晴雯挽着頭髮闖進來噹啷一聲將箱子掀開兩手提着底子往地下一番將所有之物盡都倒出來王善保家的也覺沒趣兒使紫鵲了臉說道姑娘你別生氣我們並非私自就來的原是奉太太的命來搜查你們叫查呢我們就查一番不叫查我們還許回太太去呢那用急的這個樣子晴雯听了這話越發火上澆油便指着他的臉說道你說你是太太

打候來的我還是老太太打候來的呢太太那邊的人我也都見過就只沒看見你這箇有頭有臉大管事的奶奶鳳姐見晴雯說話鋒利尖酸心中甚喜却碍着邢夫人的臉忙喝住晴雯那王善保家的又羞又氣剛要還言鳳姐道媽媽你也不必合他們一般見識你且細細搜你的借們還到各處走走呢再遲了走了風我可担不起王善保家的只得咬咬牙且忍了這口氣細細的看了一看也無甚私弊之物回了鳳姐要別處去鳳姐道你可細細的查若這一番查不出來難回話的衆人都道盡都細翻了沒有什麼羞錯東西雖有幾樣男人物件都是小孩子東西想是宝玉的舊物沒甚關係的鳳姐听了笑道既然如此借們就走再瞧別處去說着一逕出來向王善保家的道我有一句話不知是不是要抄揀只抄揀借們家的人薛大姑娘屋裡斷乎抄揀不得的王善保家的笑道這個自然豈有抄起親戚家來的鳳姐點頭道我也這樣說呢一頭說一頭到了瀟湘館內黛玉已睡了忽報這些人來不知爲甚事還要起來只見鳳姐已走進來忙按住他不叫起來只說睡着罷我們就走的這邊且說些閒話那王善保家的帶了衆人到了丫環房中也一一開箱倒籠抄揀了一番因從紫鵲房中搜出兩副宝玉往常換下來的寄名符兒一副束帶上的帔帶兩個荷包並扇套套內有扇子打開看時皆是宝玉往日手內曾拿過的

王善保家的自爲得了意遂忙請鳳姐過來驗視又說這些東西從那裡來的鳳姐笑道宝玉和他們從小兒在一處混了幾年這自然是宝玉的舊東西况且這符兒合扇子都是老太太合太太常見的媽媽不信借們只帶拿了去王家的忙笑道二奶奶既知道就是了鳳姐道這也不難什麼希罕事摺下再往別處去是正經紫鵲笑道直到如今我們兩下裡的賬也等不清要問這一個連我也忘了是那年月日有的了這裡鳳姐合王善保家的又到探春院內誰知且有人報與探春了探春也就猜着必有原故所以引這等醜態來遂命衆丫頭秉燭開門而待一時衆人來了探春故問何事鳳姐笑道因丟了一件

東西連日訪察不出人來恐怕傷人賴這些女孩子們所以大家搜一搜使人去疑兒倒是洗淨他們的好法子探春笑道我們的丫頭自然都是些賊我就是頭一個高主既如此先來搜我的箱櫃他們所偷了來的都交給我藏着呢說着便命丫頭們把箱一齊打開將鏡奩粧盒衾袱衣包若大若小之物一齊打開請鳳姐去抄閱鳳姐陪笑道我不過是奉太太的命來姊妹別錯怪了我因命丫頭們快快給姑娘關上平兒豐兒等先忙着替侍書芳蘭的關收的收探春道我的東西倒許你們搜閱尋想搜我的丫頭這却不能我原比衆人及毒丸丫頭所有的東西我都知道都在我這裡問收着一針一線他們也沒得

收藏要搜所以只來摸我你們不依只管去回太太只說我違背了太太該怎麼處治我去自領你們別忙自然你們抄的口子有呢你們今日早起不是議論甄家自己盼着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偕們也漸漸的來了可知這樣大族人家若從外頭殺來一時是殺不死的這可是古人說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須先從家裡自殺自滅起來纔能一敗塗地呢說着不覺流下泪來鳳姐只看着衆媳婦們周瑞家的便道既是女孩子的東西全在這裡奶奶且請到別處去罷也讓姑娘好安寢鳳姐便起身告辭探春道可細細搜明白了若明日再來我就依了鳳姐笑道既然了頭們的東西都在這裡就不必搜

了探春冷笑道你果然倒乖連我的包袱都打開了還說沒搜明日敢說我護着了頭們不許你們翻了你趁早說明說還要翻不妨再翻一遍鳳姐知道探春素日與衆不同的只得陪笑道已經連你的東西都搜察明白了探春又問衆人你們也都搜明白了沒有周瑞家的等都陪笑說都明白了那王善保家的本是個心內沒成算的人素日雖聞探春的名他想衆人沒眼色沒胆量罷了那裡一個姑娘就這樣利害起來况且又是庶出他敢怎麼看着自己又仗着是那夫人的陪房連王夫人尚另眼相待何況別人只當是探春認真單惱鳳姐與他們無干他便要乘勢作臉因越衆向前拉起探春的衣襟故意一掀噫

嘻的笑道連姑娘身上我都翻了果然沒有什麼鳳姐兒見他這
樣忙說媽也走罷別瘋也顛也的一語未了只听咱的一聲王
家的臉上早着了探春一巴掌探春登時大怒指着王家的問
道你是什麼東西敢來拉扯我的衣裳我不過看着太太的面
上你又有幾歲年紀叫你一声媽也你就狗仗人勢天天作耗
在我們跟前逞臉如今越發了不得了你了索性望我動手動脚
的打你打諒我是同你們姑娘那麼好性兒由着你們欺負你
就錯了主意了你來搜檢東西我不懶你不該拿我取笑兒說
着便親自要解鈕子拉着鳳姐兒細心的翻省得你們叫奴才
來翻我鳳姐兒等也都忙與探春理裙整袂口內喝着王善保

家的說媽媽吃兩口酒就瘋也顛也起來前兒把太太也冲撞
了快出去別再討臉了又忙勸探春好姑娘別生氣他等什麼
姑娘氣着倒值多了探春冷笑道我但凡有氣早一頭碰死了
不然怎麼許奴才來我身上搜賊呢明兒一早先回過太太
太太再過去給六娘賠禮該怎麼着我去領那王善保家的
討了個沒臉赶忙躲出窗外只說罷了罷了這也是頭一遭挨
打我明兒回了太太仍回老娘家去罷這個老命還要他做什
麼探春喝命了奴才們所見他說話這等我和他拌嘴去不成
侍書听说便出去說道媽媽你知點好歹見省一句兒罷你果
然回老娘家去到是我們的造化了只怕你捨不得去你去了

叫誰討王子的好兒調唆着察者姑娘折磨我們呢鳳姐笑道
好了頭真是有其主必有其僕探春冷笑道我們做賊的人嘴
裡都有三言兩語的就只會苦地裡調唆主子平兒忙也陪
笑解勸一面又拉了侍書進來周瑞家的等人勸了一會鳳姐
直待伏侍探春睡下方帶着人往對過煖香搗來彼時李紈猶
病在床上他與惜春是緊隣又與探春相近故順路先到這兩
處因李紈總吃了藥睡着不好驚勸只到了煖們房中一一的
搜了一遍也沒有什底東西遂到惜春房中來因惜春年少尚
未識字嚇的不知當有什底事故鳳姐少不得安慰他誰知竟
在入画箱中尋出一大包銀鏤子來約共三四十個爲察姦情

反得賊贓又有一副玉帶版子並一包男人的靴襪等物鳳姐
也黃了臉因問是那裡來的入画只得跪下哭訴真情說這是
珍大爺賞我并七的因我們老子娘都在南方如今只跟着叔
叔過日子我叔叔孀子只要吃酒賭錢我哥七怕交給他們又
花了所以每常得了悄悄的煩老媽七帶進來叫我收着的惜
春胆小見了這個也害怕說我竟不知道這還了得二嫂子要
打他好友帶他出去打罷我聽不慣的鳳姐笑道若果真呢也
倒可恕只是不該私自傳遞進來這個可以傳遞怕什底不可
傳遞這倒是傳遞人的不是了若這話不真倘是偷來的你可
就別想活了人壽跪哭道我不敢撒謊奶奶只管明日問我們

奶奶和大爺去若說不是賞的就拿我和我哥七一同打外無
怨鳳姐道這個自然要問的只是真實的也有不是誰許你私
自傳送東西的你且說是誰接應我便饒你下次萬七不可惜
春道嫂子別饒他這裡人多若不管了他那些大的聽見了又
不知怎麼樣呢嫂子若依他我也不依鳳姐道素日我看他還
使得誰沒有一個錯只這一次二次再犯二罪俱罰但不知傳
遞是誰惜春道若說傳遞再無別個必是後門上的張媽他常
和這些了頭鬼七祟七的這些了頭們也都肯照顧他鳳姐听
說便命人記下將東西且交給周瑞家的暫且拿着等明日對
明再議誰知那老張媽原和土善保家有親近因王善保家的

在那夫人跟前作了心腹人便把親戚和伴兒們都看不到跟
裡了後來張家的氣不平鬥了兩次口彼此都不說話了如今
王家的聽見是他傳遞確在他心坎兒上更兼剛纔挨了探春
的打受了侍書的氣沒處發泄聽見張家的這事因攬撥鳳姐
道這傳東西的事關係更大想來那些東西自然也是傳遞進
來的奶奶倒不可不問鳳姐見道我知道不用你說于是別了
惜春方往迎春房內去迎春已經睡着了丫頭們也總要睡眾
人扣門半日纔開鳳姐吩咐不必驚動姑娘遂往了丫頭們房裡
來因司棋是王善保家的外孫女見鳳姐要去看王家的可藏私
不藏私遂留神看他搜檢先從別人箱子起皆無別物及到了

司棋箱中隨意掏了一回王善保家的說也沒有什麼東西總要開箱時周瑞家的道這是什麼話有沒有總要一樣看也總公道說着便伸手掣出一雙男子的繡襪並一雙緞鞋又有一個小包袱打開看時裡面是一個同心如意並一個字帖見一總遞與鳳姐鳳姐因理家常每每看帖看賬也頗識得幾個字了那帖是大紅双喜箋便看上面寫道上月你來家後父母已察覺你我之意但姑娘未出閣尚不能完你我之心願苦園內可以相見你可托張媽給一信息若得在園內一見倒比來家好說話千萬千萬再所賜香珠二串今已查收外特寄香袋一個略表我心千萬收好表弟潘又安拜具鳳姐看罷不怒而

反樂別人並不識字王善保家的素日並不知道他姑表姊弟有這一節風流故事見了這種被心內已是有些毛病又見有一紅帖鳳姐看着又笑他便說道必是他們寫的賬目不成字所以奶奶見狀鳳姐笑道正是這個賬竟算不過來你是司棋的老娘他的表弟也該姓王怎麼又姓潘呢王善保家的見問得奇怪只得免強告道司棋的姑媽給了潘家所以他姑表兄弟姓潘上次逃走了的潘又安就是他鳳姐笑道這就是了因說我念給你聽上說着從頭念了一遍大家都嚇一跳這王家的一心只要拿人的錯兒不想反拿住了他外孫女兒又氣又臊周瑞家的四人聽見鳳姐兒念了都吐舌頭搖頭見周瑞家

的道王大媽聽見了這是明明白白再沒得話說了這如今恁
麼樣呢王家的只恨無地縫兒可鑽鳳姐只瞅着他抵着嘴兒
嘻嘻的笑向周瑞家的道這倒也好不用他老娘操一點心兒
鴉雀不聞就給他們弄了個好女婿來了周瑞家的也笑着奏
趣兒王家的無處生氣只好打着自己的臉罵道老不死的娼
婦怎麼造下孽了說嘴打嘴現世報衆人見他如此要笑又
不敢笑也有趁趣的也有心中感歎報應不爽的鳳姐見司棋
低頭不語也並無畏懼慚愧之意倒有奇異料此時夜深且不
必盤問只怕他夜間自尋短志遂喚兩個婆子監守且帶了人
拿了証証回來歇息等待明日料理誰知夜裡下面淋血不止

次日便覺身體十分軟弱起來遂等不佳請醫診視開方立案
說要保重而去老妯七們拿了方子回過王夫人不免又添一
番愁悶遂將司棋之事暫且擱起可巧這日尤氏來看鳳姐坐
了一回又看李紈等忽見惜春遣人來請尤氏到他房中惜春
便將昨夜之事細細告訴了又命人將人畫的東西一槩要來
與尤氏過目尤氏道真是你哥七賞他哥七的只不該私自傳
送如今官鹽反成了私鹽了因罵入畫糊塗東西惜春道你們
管教不嚴反罵了頭這些姊妹獨我的了頭沒臉我如何去見
人昨兒叫鳳姐姐帶了他去又不肯今日嫂子來的恰好快帶
了他去或打或殺或賣我一槩不管人面所說跪地哀求百般

苦告尤氏和奶媽等人也都十分解說他不過一時糊塗下次再不敢的看他從小兒伏侍一場誰知惜春年幼天性孤僻任人怎說只是咬定牙斷乎不肯留着更又說道不但不要入画如今我也大了連我也不便往你們那邊去了況且近日聞得多少議論我若再去連我也編派尤氏道誰敢議論什麼又有什麼可議論的姑娘是誰我們是誰姑娘既所見人議論我們就該問着他總是惜春冷笑道你這話問着我倒好我一個姑娘家只好躲是非的我反諍是非成個什麼人了況且古人說得善惡生死父子不能有所幫助何況你我二人之間我只能保住自己就般了以後你們有事好友別累我尤氏听了又氣

又好笑因向地下衆人道怪道人人都說四姑娘年輕糊塗我只不信你們聽這些話無原無故又沒輕重真真的叫人寒心衆人都勸說道姑娘年輕奶奶自然該吃些虧的惜春冷笑道我雖年輕這話却不年輕你們不看書不識字所以都是歇子倒說我糊塗尤氏道你是狀元第一個才子我們糊塗人不知你明白惜春道據你這話就不明白狀元難道沒有糊塗的可知你們這些人都是世俗之見那裡眼裡識得出真假心裡分得出好友來你們要看真人撫在最初一步的心上看起總能明白呢尤氏笑道好總是才子這會子又做大和尚又講起泰悟來了惜春道我也不是什麼泰悟我看如今人一槩也都是

入畫一般沒有什麼大說頭兒尤氏道可知你真真是個心冷嘴冷的人惜春道怎麼我不冷我清清白白的一個人爲什麼叫你們帶累壞了尤氏心內原有病怕說這些話聽說有人議論已是心中羞惱只是今日惜春分中不好發作忍耐了大半天今見惜春又說這話因按捺不住便問道怎麼就帶累了你你的了頭的不是無故說我我倒忍了這半日你倒越發得了意只管說這些話你是千金小姐我們已後就不親近你仔細帶累了小姐的美名兒卽刻就叫人將入畫帶了過去說着便賭氣起身去了惜春道你這一去了若果然不來倒也省了口舌是非大家倒還干净尤氏也不管應

一徑往前邊去了不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